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七

婺源戴大昌斗源

周公使管叔　二句

問　三監之說。或以爲管蔡商。或以爲管蔡霍。據左氏傳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則似共武庚爲三監。據蔡仲之命。則又似有霍叔。至金縢我之弗辟。孔傳讀爲刑辟之辟。謂居東卽爲東征。而鄭康成讀辟爲避。謂避居東都二年。成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宜何從耶。

答　以三監爲管蔡商。孔安國之說。又漢書地理志。周滅殷分

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但按三監乃監殷國。非監殷民。若并數商。不得爲三矣。惟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林氏蔡氏從之。顧寧人日知錄亦云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地理志并武庚爲一監非也。宋陳傅良以爲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又按書蔡仲之命。明言管叔蔡叔霍叔爲同叛而獲罪。蔡傳言蔡不別封。命諸王復封之蔡者。所以不絕叔于蔡也。据此則蔡叔原封于蔡。未嘗尹衛。或又謂蔡仲之命爲古文尚書。不足爲據。竊

謂金縢言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若祗有蔡叔一人何謂及其羣弟乎此可知三監之當有霍叔矣蓋當日建親戚以藩屏周自太王之卲王季之穆以下無不倚爲干城況同氣之親乎故他日殷墟仍以之封康叔而三叔諸人並未如象之有敗德周公安得以不肖之心料之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鄭康成解金縢弗辟爲避朱子晚年復蔡之書亦主其說故蔡傳從之但鴟鴞詩傳仍以居東爲東征以鴟鴞爲作於致辟管蔡之後卒亦未曾追改先儒若歐陽氏修曹氏粹中蔣

氏悌生。及黄氏東發皆從孔注刑辟之解。黄氏云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不知鄭氏何據而有此說。若古注以辟爲法辟。則與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正相合。而郝仲輿閻百詩見尚書古文疏證又以僞孔傳及晚出蔡仲之命爲不足信。謂周公本無殺兄之事。漢儒悞解金縢。遂以誣公耳。竊謂詩鴟鴞言既取我子。書大誥言殷小腆誕敢紀其緒。知我國有疵。皆是歸罪武庚煽誘三叔之辭。則金縢所云我之弗辟。及罪人斯得者。俱指武庚而言。而以辟爲刑辟。未始不可。若以居東爲避居東都則叔既與殷畔。何尚遲至二年之久。按兵未動。而

坐待周公之東征乎。似不近于情事矣。

滕定公薨　章

問　父母之喪。禮有明文。無貴賤一也。滕文使問孟子。定爲三年。乃其父兄百官皆曰。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何居

答　禮有吉凶。考之儀禮。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絰衣服年月之禮。士喪禮上下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葬之禮。士虞篇乃士既葬其親日中而祭于殯宮之禮。考之戴記。惟奔喪一篇先儒亦謂爲禮之正經。其餘若喪大記。雜記。喪服小

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則釋喪之義也此皆凶禮之傳于古者也自周衰禮教廢缺卽以聖門高弟如子張亦以高宗諒陰爲疑宰我亦以期可已矣爲問至于異父之服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小斂之奠曾子曰于東方子游曰于西方猶若莫知適從況其他乎且當時又有墨子倡行其教以薄爲貴至于戰國淩夷不可復問此滕之父兄百官聞三年之喪一若少見多怪也自非孟子始則曰親喪固所自盡終則曰是在世子以發其本心之明安能引君于當道哉今世之士于儀禮多

不寓目。卽課子弟者于戴記喪服諸篇。亦概置不讀。一遇父毋大故。不能合于禮節。而至期功以下服制。茫然不講。幾等路人。吁亦甚矣。先儒言此。每爲慨然。因畧錄數則

通志校讎畧云。隋志于禮類有喪服一種。雖不別出。而于儀禮之後。自成一類。以喪服者儀禮之一篇也。後之議禮者。因而講究。遂成一家之書。尤多于三禮。故爲之別異。可以見先後之次。可以見因革之宜。今唐志與三禮雜出。可乎。

讀書記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于禮服。指喪服講

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禮服。蕭望之從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

朱竹垞曰。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于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于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從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于時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為凶禮非臣子所宜

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誚之也。

宗國魯先君 宗法附

問 趙注謂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集注改爲魯祖周公爲長故兄弟宗之按周公本爲武王母弟弟五人爲太姒之弟七子。固非居長。閻百詩駁之是已但改宗法本爲大夫而設所謂別子爲祖也蓋大宗小宗之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此云宗國魯先君。何以諸侯亦稱之耶。

答 集注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閻百詩笑謂獨不記周公

弟也之文耶。竊謂尤可疑者。莫甚於此節之孫䟽。曰滕與魯同姓之國。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也。末復引滕侯薛侯爭長傳文以證滕爲魯之後。則竟不記僖二十四年傳。富辰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乎。孫䟽之係僞撰可知矣。然宗法本爲大夫士設。此云宗國魯先君者。則以其同出文王之後。滕謂魯爲宗國。魯亦謂滕爲宗國。猶魯亦曰周之宗盟而魯周公之後。素稱秉禮之國。故滕之父兄百官。不舉他宗國特舉魯先君而言耳。或又謂左傳魯以邢凡蔣茅胙祭爲同宗。是

知周之先文王之諸子。以周公爲宗。周公之諸子。以魯公爲宗。特其宗及身而止耳。此亦一說也。至於大夫士之宗法。詳于大傳。人多不考。蓋諸侯之子。自世子而外。無論嫡庶皆謂別子。而別子中之嫡長。謂如魯季友與莊公同出。身爲大夫莊公命之爲宗。使孟仲二家兄弟宗之。是爲大宗。子是季友之世嫡。遂爲宗子。則所謂繼別爲宗。蓋大夫三廟。其一昭一穆之廟。各藏二代之主。是爲高曾祖禰。迨五世後。季友之主尊爲太祖之廟。所謂別子爲祖。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若使季友身爲士。則祇得爲小宗。其世嫡則所謂繼禰者

爲小宗。迨五世親盡則祧。不得爲太祖。所謂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至于庶子。如孟仲二家。雖身爲大夫。亦祗得爲小宗。但小宗有四。如大宗之下又有小宗。小宗之下更有小宗。附錄宋王雙溪論于左。至魯三家當日自立桓公廟本非禮之正

王炎宗子論曰。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於親親。義莫嚴於尊尊。下治子孫。旁治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疏。先王於是因仁義而爲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於上而合族於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

以二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爲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爲適子。與所出者爲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曷爲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曷爲不得禰其先君。公廟不可設于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爲始。故曰別子爲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別爲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宗之爲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

其所繼者禰祖曾高。此五世則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骨肉之戚。主於恩愛以爲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爲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爲禮。自斬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緦。五世袒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疏且遠者。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以適爲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惟已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

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倘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爲宗。此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爲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察於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於宗子。明正體之重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爲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富貴必以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

焉獻其上。牲獻其嘉。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爲尊且重。不得以爵祿加之也。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庶之辯也。宗子去國。庶子爲大夫而居者。其祭謂之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爲壇。宗子既沒。告于墓而後祭于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緦之爲服之窮也。袒免之爲無服也。自是以往疏矣。昭穆各以

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疏可敘者。以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於庶姓。而仁義行焉。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法既亡。非緦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昏不共其喜。喪葬不共其憂。又稍疏焉。則昭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爲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於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夏后氏五十　三句

問有田必有疆界。夏制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殷忽變爲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爲九百畝之井。是每更一代。必將改畛涂。易溝洫以就之。必無是事。但三代授田不同。說者不一。宜何從歟。

答三代授田之制。顧氏日知錄謂禹當日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然則所謂五十七十百畝云者。特丈尺之不同。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

夫殷周土闢人稠故其畝漸小以周之二畝當夏之一畝名雖殊而實則一而畛涂溝洫之類皆不煩改作而殷可推矣按丈尺不同之說始於蔡邕而實推本於王制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云云今謂漢固非無據然或疑三代丈尺雖不同未必夏之五十恰當殷之七十又恰當周之百畝且近於朝三暮四之說先王立法諒不如是竊謂溝洫之制始定於禹每井皆百畝即以夏尺爲定夏時民俗質樸故每夫授以百畝之半而已足殷則人事漸繁則授以四分之三爲七十五畝言七十者舉成數也每井爲十一夫又共耕公田七十五畝無

以公田廬舍事爲周則禮俗較備。始畢百畝全授之也。周一夫授田較多故助耕公田十二畝零此說大畧本于金仁山似較諸家爲長或謂殷周之世授田漸增。何以能給。曰此其故傅氏寅嘗言之矣。夏時田未盡闢。一成之中田萊各半。殷則田居其七萊居其三。周時則田盡闢。田與人未始不相當也周禮遂人以爲周禮田萊各半。或荒僻之地偶有此等耳。至公田不爲廬舍。詳見五畝之宅一條

又考北齊熊安生云夏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稅七十畝。周政繁。盡稅之。蓋謂三代授田皆係百畝。夏賦其

半商賦十之七。周則盡賦之。張氏翼註論文極取此說。但此說於下文其實皆什一也。蓋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一節總解說不去。

徹者徹也

問　朱子謂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爲徹。按論語古注徹通也。張南軒述楊氏說則謂兼貢助而通力也。袁明善則專指通貢助言之。而毛西河亦主此說。極駁朱子。如何。

答　以徹爲兼用貢助者。第據康成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耳。不知鄭說本不足據。說詳下請野節則以此釋徹法固未確也然

朱子謂爲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者則尤不可信。使果如朱子所云。則孟子言一夫百畝之糞。安得有所爲上農夫。及上次中農。中次下農五等之不同哉。前人固巳疑之矣。况百姓每家人口多寡不齊。故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且如其說。則春耕之時。下地家出力之人恒少。而秋收則與上地家人口多者均分。而上地家則耕斂每相形而恒見絀。其不均孰甚焉。先王立法。決不如是。惟周氏理衷主任翼聖之說。謂徹者君民上下相通也。以周制九夫爲井。井無公田。第貢法則校歲以爲常。周則隨其年之豐凶。使民自納其十畝之一。上下相

通故謂之徹徹謂以上下相通爲徹深有合於公劉詩徹田爲糧之文與有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語意固屬可從但謂周亦無公田則未敢據爲定論也說見下條

詩曰雨我公田　節

問　周禮言九夫爲井又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考工記亦言九夫爲井故蔡充宗据此謂周制本九家同井其孟子所言八家同井助耕公田者乃殷制且謂夏時亦係一井九夫但貢法校數歲以爲常周則因歲豐凶取其所獲之十一耳任氏說周氏彷此理衷力主此說謂徹本無公田所以孟子言惟助爲有公田

其曰雖周亦助者。謂殷則公田在私田外。周則公田在私田中耳。其說然歟。　又楚茨諸篇序皆謂刺幽王。以爲傷今思古之意。或以楚茨以下四篇。謂卽豳雅。猶以載芟良耜等篇爲卽豳頌也。朱子集傳仍主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奉其宗廟及方社田祖之祭。而大田一篇。則謂農夫頌美其上也何從歟。

答　謂徹亦無公田。因以下文孟子所言八家同養公田乃係請滕行助法。並非周制固然。說似可通。至大田詩明言雨我公田。周氏則又引夏小正三農服于公田之文。以公田之稱

可施於貢亦可施於徹也。竊謂可疑者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據此公穀去古未遠。使周制果無公田。傳文不應如是。豈。穀梁傳所云古者。乃亦指殷制言乎。然傳又謂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則亦未可信也。詳見五畝之宅一條

詩序以楚茨諸篇爲傷今思古。釋之者謂今日楚茨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藝黍稷之地。乃嘆田萊之荒也然攷毛傳抽除

也鄭曰伐除茨棘以樹黍稷也黃東發亦曰。言抽其棘。猶云
言刈其楚。是以人力而抽去之。非謂物之自抽也。至以此四
詩爲卽豳雅。而議者謂楚茨信南山。俱言宗廟盛祀。與祈年
於田祖不切。甫田雖有祈甘雨之文。然周禮言吹豳竹擊土
鼓。不言有琴瑟之樂。亦似未合。竊謂序以此四詩爲刺者。第
據楚茨首節有自昔何爲一語。以爲皆傷今思古耳。然甫田
篇於自古有年句下。則言今適南畝。或耘或耔。是其非傷今。
顯然可見矣。至或疑四詩不盡合於祈年田祖之文。而鄭康
成又三分七月之詩。以中間十月穫稻四節爲豳雅。則亦未

見其必切於祈年之意。朱子於豳雅頌之說。終疑而未定。但集傳謂述公卿有田祿者亦未盡然。蓋楚茨信南山二詩。極陳祭祀品節之盛至詳且備。且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而楚茨末節有小大稽首。使君壽考之文。則其爲天子祭畢而燕。而非公卿之事可知矣。朱子集傳遺說謂公卿爲畿內之諸侯亦無据今按先儒以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俱爲豳頌說者謂思文爲配天臣工爲戒田官噫嘻爲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芟良耜謂爲豳頌以息老物。庶幾近是据此推之則楚茨信南山二詩。當爲述天子宗廟之祭。惟甫田言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大

曰言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頗切祈年田祖之義或此二篇但爲幽雅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

問 學爲國學庠序校爲鄉學而昧于攷古者但稱國學爲大學鄉學爲小學誠然則所謂天子諸侯之國學鄉學大學小學及天子又有郊學。郊所云虞庠在國之西郊者說者紛紛不一宜何從與。

答 竊嘗攷而論之學之在國者有小有大學之在鄉者亦有小有大蓋國學鄉學以地分大學小學則以年分也而天子

又有四刻之學。對國中之大學言則爲小學。對國中之小學言則爲大學。諸儒不能攷斷。是以多誤。今先以小學言之。天子之小學。在王宮之東。所謂虎門側者。卽此。則天子之子。年八歲入學焉。諸侯之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之子。亦年八歲入學焉。其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得入學于此。故周禮師氏。凡國貴遊之子弟學焉。是天子諸侯之小學。各一而已。若鄕之小學。則無數矣。每二十五家而爲里。里之門有左右塾。父師少師居之。父師則致仕大夫。少師則士也。凡里中卿大夫士庶之子。年八歲。當新穀已入。皆入學焉。初春又有從

事于耕者。所謂里有塾。即鄉之小學也。繼以鄉之大學言之。及其十有五年。所入者皆謂之大學。而其地各殊。五百家為黨。黨有庠。士庶之子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序。鄉大夫之子入大學者在此。而士庶之子由庠升者亦入焉。又由是升于鄉。則曰校。凡此庠序校三者。皆鄉之大學也。諸侯之大學在郊。亦曰國學。凡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有五。及自鄉校而升者。並入焉。所謂諸侯歲貢士于天子者。即取諸此也。若天子之大學。則在國中。亦曰國學。其向在虎門側小學者。年十有五。皆入于此。則大樂正掌其教

也而天子又有四郊之學。則以待畿內庠序校所升。及四方諸侯所貢之士。非四學不足以容之。則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諸國中之大學。將以論材而用之也總之鄉學有小有大而天子有小學。有大學。又有郊學。諸侯則小學在內。大學在郊。但諸侯或于國中別有大學與否。則無明文可考云

按周人國學建四代之制。說者不一。項氏謂于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言其地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是四學總一地但考王親視學之禮甚多則大學必應在國中。無在郊之理。項說未可

信也或又據大戴之文及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謂周之大學有五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南爲成均北爲上庠辟雍居中四門四橋通于四學亦未見有確據惟陳氏禮書據祭義之說以爲辟雍居中即成均東序在左即東膠瞽宗在右即西學三者並建于一邱之上皆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即所謂上庠此小學也其說稍爲近之蓋以西郊虞庠爲小學對國中大學而言則稱小也又以爲即上庠對序庠校之鄉學而言則稱上庠也

辟雍泮宮者舊謂學名相沿已久按宋戴埴著有五疑大

概謂泮宮係立宮於泮水之上若彼以泮水爲半水豈泮林亦爲半林乎辟雍則引莊子言歷代樂名以文王樂曰辟雍之說謂漢儒轉辟爲璧解以圜水者非也　元吳澄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云頖宮告后稷也以爲非學之証　明楊升庵云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攷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

雍胥雍皆爲宮名無疑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旁之宮泮林者泮水旁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旁而名泮宮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旁乎而皆名泮宮邪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簴業莫不均調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曰皇王惟辟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旨主於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

取其中匪怒伊教一語為証則末矣。近時江氏慎修亦謂泮魯水名。因疑魯僖公始僭郊禘。因作此宮。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故僖公亦作宮于泮水上以為齊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也。方泮宮成而公飲酒于此。詩人因頌禱之。克淮夷。訊馘。獻囚。獻琛。皆是虛美之詞。詩中並無立學教民之意。則泮宮非學也。漢博士作王制。因此附會。遂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出兵受命于廟。歸飲至於廟。宜也。若立學祀先聖先師。攷之周禮諸書。皆無學中獻捷之禮

夏曰校　三句

問　舊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按校以教于鄉序以教于州庠以教于黨然則何以各闕其一歟又學記術有序陳澔集說謂術當作州然歟

答　此三句惟李安溪先生立說最精其畧曰夏之時鄉爲設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遍故其法寢廣也蓋黨近于民故主于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州則將賓于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鄉則將升于國故摠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按黨統于州州統于鄉

此眞通人之論

學記術有序。鄭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陳可大改術爲州者想据周禮州長會民習射於州序。蓋州爲二千五百家原統於鄉若遂則萬二千五百家。其戶數則與鄉同似其學不當亦名爲序矣。竊按古時鄉遂州黨皆有學州之學固名爲序至記言術有序。自當從鄭注術作遂。陳氏禮書謂遂官各降鄉官一等。遂大夫之爵與州長同。則所立之學。亦當降鄉一等。而與州學同名爲序耳又知新錄云學記術有序。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証。亦以陳氏改術為州為非。

三老五叟諸家異說。惟左傳杜預注。三老謂上中下三壽。此為近之。記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蓋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亦非一人也。又蔡邕云。五更五叟也。叟字與更相似。故誤書耳。

經界不正　三句

問　經界之利弊何如

答　經界者乃田間阡陌溝洫所以備旱潦而限戎車者也。每歲水潦盛降。則溝洫畎澮之間。必有頹圮。苟不督民隨時修

治以備蓄洩則低田必致淫高田無所溉而井田之法壞矣史言商君相秦以秦地廣民稀乃開阡陌誘三晉之民任其耕種國以富強所謂開阡陌者朱子謂即周官所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是也蓋陌之為言百也遂間百畝洫間百夫則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間千畝澮間千夫則畛道為阡矣其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乃所以正經界為永久之計商君但見田為阡陌所束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民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第知有目前之利而不

復爲後世計長久也矣。又按漢董仲舒說上曰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宜少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卒不果行然攷漢法三十而稅一非不優民而豪強占田踰多故鄭夾漈有云漢時官家之惠優於三代富室之暴酷于亡秦皆緣無授田之制所以惠不及齊民也偉哉其惟後魏孝文帝納李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故天下無無田之夫無不耕之民口分世業雖非井田之舊法而得先王之遺意有田租戶調以爲賦稅。至唐祖復定令曰租曰調曰庸租者什一之稅也調者調發兵車之賦也庸者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資役多則免調過役則租調俱免

自魏太和至唐開元天寶間。法制未壞。民甚幸也。迨建中天子用楊炎爲相。始作兩稅之法。由是賦與田不相繫。遂多無名之暴賦矣。日知錄亦極取均田之法據此則均田猶法古意也。附載其法于左。

攷北魏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

但通入倍田分。于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二十畝。課蒔餘果。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

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

其地分戶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配流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于此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八

婺源戴大昌斗源

請野節

問　都鄙用助。康成謂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者是。鄉遂用貢。康成謂地官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者是。以爲二法不同。朱子遵之。此節注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二語亦本之鄭氏。果其然歟

答　自鄭氏分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二法。而朱子用之說者因謂貢助各從民居之便。野外平曠。故可方里而井。若郊內

六鄉之中。自五家爲比。積而爲閭爲族爲黨爲州爲鄉。六遂之中。自五家爲隣。積而爲里爲酇爲鄙爲縣爲遂。五家相聯屬不可析爲九。故遂人之法與匠人爲井田者不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按之却不然。攷周禮于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則安見田不井授而必用貢法哉。且王畿百里內爲六鄉。所謂國中郊門之內是已。若百里以外至二百里爲六遂。遂人掌造都鄙之法。則云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自二百里至三百里爲稍地。又至四百里爲小都。又至五百里爲大都。是都鄙固然屬野。而遂亦非國中。安得以鄉遂之地盡屬國中哉。故周

禮遂人之文明言治野且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又安見野之不可什夫而定行助哉然則孟子此節殆欲請滕文于野行助于國中行貢祗據有公田無公田分別並非謂溝洫有二法也蓋遂人爲經田野之官而匠人司其工役未有不受法于遂人者今附載先儒辨說數則

薛氏曰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

而已謂其間有澮也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

黃氏度曰鄭康成小司徒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洫千夫之澮皆倣此耳

鄭氏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

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與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與後鄭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尋攷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爲溝洫法采地爲井田法求之於經則無明交詳攷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今畫爲圖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

計九溝橫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爲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

陳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者言之其實

一制也

餘夫二十五畝

問集注引程子之說。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其說然歟

答百畝之田。可食八人。人多則九人。如家之子弟。年雖十六。尚在八人之數之內。但當助父兄以耕。則不別受田也。其或丁男衆多。已逾八人之數。則年十六者可稱餘夫。宜別受田二十五畝矣。至其人又再俟受室以後。有子可能助耕。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所謂以五口八口爲率是也。亦豈謂壯而有室。

遂更愛百畝之田乎。程子之說。正未可泥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　堯獨憂之

問　書言洚水儆余。堯時果有此九年之水與

答　鼂錯云。堯有九年之水。惟據鯀治水九載言之。高堂隆云。堯洪水二十二載。則合鯀九載及禹治水言之（此引禹貢錐指語）竊按湯七年之旱。則史冊有之。而堯九年之水。不見於史冊。蓋天地絪縕之氣。融而爲水。想洪水固自洪荒開闢以來積漸洋溢迄未嘗治。至堯時諸山排洩乃大汎濫。故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又曰堯獨憂之。見水之不治。其來久矣。不

然何以云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如此景象哉是以堯典紀堯之功首命定時繼咨治水故書曰地平天成孔子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附錄胡朏明云善乎邵文莊之論曰堯之水說者謂開闢以來未有治之者故不得其道而若是烈也天下之生久矣歷三皇氏未聞懷襄昏墊之為害也何獨至於堯而有然此天地之大變變通之會其當斯時乎以粒易鮮以居易巢斯所謂通變宜民者也豈非開萬世之治乎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水哉水哉所以啟君子之經綸者大矣

當斯時。水固有異於常者。而泛以配湯之旱。殆書生之常談也夫

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

問　孟子言堯憂洪水。舉舜敷治。果何所據。又伯翳伯益。或謂二人。或謂一人。又以為伯益即臯陶之子。然歟。書謂益作虞官。而孟子云掌火。何與

答　按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訓麓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攷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堯使舜大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風

而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其說亦畧相符惟尚書大傳言堯推尊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則謂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蔡傳本此）竊謂釋大麓爲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未免與上納于百揆百揆時敘二句相犯複矣至鄭康成釋尚書大傳又謂堯築壇于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之事似合二說而互混之則涉于騎墻若據蘇氏之說則書所謂納于大麓者其即孟子舉舜敷治之說乎故下文言封十有二山濬川則紀其成

功也

史記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伯翳賜姓嬴又史記于陳杞世家有云臯陶之後或封英六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固未以伯翳爲伯益亦未以伯翳爲臯陶之子也唐司馬貞張守節等注史記則以秦祖大業卽臯陶以大費名伯翳者卽伯益爲臯陶之子推其所本葢据漢書地理志云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暨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鄭康成

韋昭俱依用之。孔穎達陸德明邢昺並從其說。今按尚書不載伯翳。而伯益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正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脗合。蓋益與翳以聲相近而訛。其為一人無疑。据汲冢書伯益就封于費。故又云大費也。至以伯益即臯陶之子。則金仁山有云益果為臯陶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于西。滅文仲安得言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乎。竊謂列女傳所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說本近誕。至曹大家注尤多舛謬。其言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後人遂從而信之。過矣。然則伯翳固即伯益而益為臯陶之子。要未確也。路史又謂翳乃少昊後臯陶之子益乃高陽之

第三子贖歟亦未確

掌火趙注火官名即火正也孫疏古有五行之官火正曰祝融是也閻百詩謂古者火官最重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盍陶唐時閼伯為堯火正居商邱見左傳舜登庸使益為之後又遷作虞官耳

九河

問爾雅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曾彥和以為九河其一不名者乃河之經流先儒分簡絜為二非也林少穎則以為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為

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乎。蔡傳則同曾氏說。朱子集注則仍同林說。以簡絜分爲二河。孰爲是與。又九河故跡。自來說者紛紛。尚有可據者與。

答曾氏以河之經流爲不名而欲合簡絜爲一河。固非。但林氏又以河無經流支派。而謂徒駭非河之本支。則亦不然。按孔疏云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其說大畧本于漢書敘傳。不可易也。至九河之故道。則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攷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

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此其大畧可推者也然九河自漢時已不能盡悉其故道而後儒復求之太詳一一臚列其處故蔡傳以爲皆似是而非未可依据亦通論也又夏氏曰九河之名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爲之說耳至九

河故道湮沒之由附錄胡氏說備攷

胡朏明曰。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闕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畧同。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河。惟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將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

齊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已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　渭按百詩之言甚當。八流雖非桓所塞。而叅以周譜。則壅自桓時。緯書不盡無稽也河源詳後

河通淮始于南宋攷　河自禹至今九易其道。周以前由河間天津入海。即禹貢之道。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未詳其處或云在滎陽即今河南滎澤縣王莽時徙行漯州至山東利津縣入海。東漢又決。自千乘入海。今樂安縣宋初河徙濱州。由山東豐縣入海。復決分二流。東流仍由海豐北流回故道。自天津入海

宋哲宗東流絶。惟行北流。東坡詩吾君神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師下約束。北流夜復澶州橋者是也。南宋復決澶。合泗水入於淮。此黃河入淮之始。至明孝宗時河復決。盡南徙全入淮水。今淮安府清河縣。有黃淮交滙處。由此二瀆併流。滔滔東下。至淮安之安東入海近又遷徙

濟

問濟有兩源。其流雖細。居四瀆之一。孔傳謂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謂濟旣入河。而知其截河過者。以濟淸河濁故也。是說人多

疑之。但濟固有三伏三見之說。果何考歟

答　山海經言王屋之山。滁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景純云。滁沇聲相近。卽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邱。共山在濟源縣北　按濟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謂之濟源城。卽沇水。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由是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分爲二水。其一東南流。卽濟水。其一出於溫城西北。遂與故瀆分焉。其濟入河之道。自王屋山東南至武德縣入河者。禹迹也。其後濟水又自溫縣西北入河　胡朏明云溫縣今屬河南懷慶府武德在今武陟縣東

其疑濟截河而過者。則林少頴謂以清水之少。會濁水之多。不數步皆混而爲濁。況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滎乎。東坡又謂以味別之。知滎之爲濟。其說亦本之許敬宗。惟蔡傳謂其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然。此論較爲明通。焦弱侯云。伏見不常而識其爲濟。此禹之所以爲神也。至於三伏三見之說。秦澤一伏。東邱一見。則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則本地理志。滎東又洑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則本唐書許敬宗傳。但或謂濟瀆所經之

地其下皆有伏流過空竇即涌出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也吳幼清曰濟水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為滎澤再出於陶邱北溢者言非有來處也出者言非有上流也迨滎澤既塡塞陶邱亦無竇而濟瀆故道遂不可復尋矣胡朏明謂吳氏之論最精

漯附攷　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千乘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北）水經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出焉蔡氏云漯者河之支流也乃明

一統志云漯河在章邱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爲禹貢之漯不知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据元和志章邱縣有濟水即今小淸河也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邱縣出長白山之王村峪俗遂以獺爲漯其實無交涉也按胡朏明云禹時濟漯本相通而林少穎云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孔疏亦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皆非也周希聖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旨灼然近宋長孺著禹貢長箋亦言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始不相屬孔疏與經文不合當是從濟

入濼從濼入河。正與周氏暗合。惟新唐書許敬宗傳載高宗問書浮於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耶。敬宗對曰。沇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迨西漢末河行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乃爲河所隔唐世猶然。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漯說文作濕隸改爲㬎又省一糸遂作漯而濕轉爲燥溼之濕矣漢有濕沃縣以濕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爲溼司馬彪魏收皆沿其誤惟水經注仍作漯矣

漢

問禹貢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嶓冢山本有二。漢水亦有東漢西漢。而地理志言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其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水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桑欽水經則謂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是以隴西氐道亦有嶓冢山也。常璩華陽國志。謂漢水有二源。其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是又以氐道有漾山也。論者獨以氐道武都二處脈絡不能相通。武都受漾之說爲不可據。故蔡傳引水經及常璩所言。因以爲東源在今西縣之西。

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後人俱譏其悞。果何謂耶。

答　漢水二源。自漢人言之未能辨析。後之論者遂多附會。惟攷杜氏通典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其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胡朏明以爲此說最可據　按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金牛舊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　國朝王阮亭有蜀道驛程記引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

州之嶓冢東西二源各自了然蓋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也至蔡氏謂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胡朏明駁之曰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爲源此即後魏之嶓冢縣隋更名西縣者非隴西之西縣今在秦州境者也（隴西之西縣自周時已廢）蔡氏又謂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不知三泉本漢葭萌地唐武德分置三泉縣即宋故大安軍也今在寧羌州西北距隴西嶓冢山六百餘里相去懸絕由不知宋之西縣即隋之西縣而隋之西縣非漢之西縣故蔡氏於嶓既藝

傳云。嶓冢山地志在隴西氐道縣。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葢嶓冢一山跨於兩縣。云。是殆以興元之西縣爲隴西之西縣。又以興元之三泉當隴西之氐道也。支離之說。所自來矣。大抵謂東源出漢中。宋人皆然。而謂西源亦出漢中則自蔡氏始。以余觀之。西漢之名。實以漾水枝津西南潛出。故謂之西漢。鄭康成言漢別爲潛流與漢合者是也。胡朏明所駁蔡氏之大畧如此。更附錄一則於後

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城之隴西。一誤也

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爲西漢水。其漾水

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爲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接漾水爲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闞駰之說以爲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淆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爲漢之别源以西漢爲漾之枝津而氐

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

汝附考

禹貢無治汝之文。然考周禮職方荆州。其浸潁湛。易氏祓曰。襄十六年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按地理志昆陽故城在今汝州之葉縣　又朱子汝墳詩集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按朱汝州今河南汝州朱潁州今江南潁州　又水經注淮水東逕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按汝水篇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孟山流逕原鹿縣故城而南入于淮所謂汝口其原鹿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南　按淮所納山源之水。泗沂汝潁爲大。按潁不見

于經。或謂未嘗施功故耳。然汝受滍濯瀙潕等水潁受潧洧潩濦等水。皆山源也。是潁受諸水爲荆州之漫而又入于汝則汝亦大矣。又爾雅謂水自汝出爲濆。則與水自河出爲灉濟爲濋。汶爲瀾。洛爲波。漢爲潛。淮爲滸江爲沱。過爲洵。潁爲沙同其氾濫之勢。禹之決汝豈無所施功者乎。

排淮泗而注之江

問 據禹貢泗入淮而淮自入海。孟子言注之江。或記者之誤與

答 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即今廣陵韓江故東坡書傳云

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然夫差雖爲通江以入淮而既通以後水勢自上流下則爲淮注于江故孟子此數語原非援引禹貢經文不過第就目前情形指出禹功豈必如後儒言考據訓詁者乎又按吳語有云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蓋會黃池又在哀公之十三年是則夫差不惟通江于淮而其後又嘗通淮于濟矣

淮

地理志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出焉水經云出

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傅氏曰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别名之耳胡朏明云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有平氏縣故城漢縣也胎簪山寰宇記云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以今輿地言之淮水出桐柏縣南東逕信陽州北又東逕羅山縣北眞陽縣南又東逕息縣又東逕光山縣又東逕光州又東北逕固始縣又東北逕潁州又東逕霍邱縣又東逕潁上縣又東逕壽州又東逕懷遠縣又東逕鳳陽縣臨淮縣又東北逕五河縣又東逕泗州盱眙縣又東北逕清河縣與泗水

合謂之清口又東北逕山陽縣又東北逕安東縣又東北入於海此禹貢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并爲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泗

按元和志泗水出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今兖州府泗水縣東有陪尾山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並屬山東兖州府沛縣徐州隸江南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並屬淮安府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

江　三江附

問　史記引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岷皆作汶何也又按岷山在蜀或謂江源亦出自西域與河水實同一山所出其來尤遠果其然歟

答　岷之作汶攷丹鉛總錄云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漢人隷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汶謂川江非汶上也史記冉駹為汶山郡類篇曰汶音岷故史記所引禹貢岷嶓既藝等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而今汶川縣直呼作問音誤矣蜀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至於江出岷山攷

華陽國志。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太平寰宇記云。羊膊山在平康縣。縣屬松州 益州記江水發源自羊膊嶺一名鐵豹嶺 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又南下二百四十里至汶山故郡。即今茂州是也。自晉時言江源者皆主此說。惟攷漢志有云。江水出湔氐道西徼外。而范成大吳船錄亦云江源自西戎由岷山澗壑中出。合於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國言耳。范氏之說。想因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嶺。元和志 而當時又有謂羊膊嶺在茂州列鷺村者。其地太近。故爲是說。乃錢謙益徐霞客傳。言霞客江陰人。好遠遊。嘗過麗江。憩點蒼由

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又數千里至西番還至峩眉山下作紀源一篇謂岷山非江源也討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袛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胡朏明駁之曰古書言崑崙者非一處一在槐江山南一在西海之外山海經所言是也一在于闐漢武所名之山是也一在吐蕃劉元鼎所稱

紫山者是也。今霞客所言崑崙果何地乎。昔劉元鼎奉使自鄜州洪濟梁南行二千三百里，便得崑崙，東距長安止五千里。即都實使還自星宿海東北至崑崙亦不過三十日程。何至如霞客所言之遠。且西域之崑崙與星宿海絕無交涉。萬季野云：朶甘思去雲南麗江西北止一千五百里，去四川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苟欲窮星宿海，既至雞足山，便當由麗江而往，不半月即可達其地。若朶甘思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走千五百里之近，而更走玉門關何也。豈以漢武所名之崑崙即都實所指之崑崙乎。夫漢之崑崙在于闐，元之崑

爲在吐蕃相距可四五千里而霞客乃渾而一之其不學無術徒爲大言以欺人耳竊謂錢謙益載霞客所言南龍江源之長意或係寓言是固不可信也

三江附攷

禹貢於揚州之域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於導漢言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於導江言東爲中江入於海經文未言南江古來言三江者紛紛不一攷其最著者班志南江在會稽吳縣南（今長洲常熟吳江）東入海北江在毗陵北（今武進江陰）東入海中江出丹陽蕪湖西南（蕪湖今屬太平府）東至陽

羨。今宜興入海皆揚州川。司馬彪郡國志因之。孔穎達引以證傳。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亦取其說。而鄭康成書注則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蘇東坡復以味別之說輔之。近胡朏明禹貢錐指則獨主此。但如此說。則三江皆言上流。近荆州非揚州川矣。又有以松江（亦曰笠澤江）東江（亦曰上江）婁江（亦曰下江）言者。本於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陸德明已引之。張守節專主其說。蔡傳亦以爲然。但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即已

非之。若黃東發金仁山則亦主此說而又疑之者也。惟郭景純於水經沔水下箋注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顧寧人主之。謂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松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葢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全謝山亦特取景純之說。以爲三江乃揚州三大望。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之說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之說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之說已足該之。又引朱邊貫作崑山縣志。言大海自西滙分南北。由斜轉而西。

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松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歧。謂其說最得之。觀全君此條所論三江（見經史問答）大抵取岷江松江浙江之說。而不必分其孰爲南孰爲中孰爲北也。夫不分其爲南北中可也。但言其委而不推其源可乎。竊按北江爲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由石城（亦名分江水）合浙江入海。故班志於石城著南江源委。於湔氐道著北江源委。於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而酈道元於水經江水又東至石城分爲二

一條下注云江水自石城（今貴池）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今青陽）又東逕安吳（今涇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今廣德）安吉縣北（今屬湖州）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歷烏程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故城南又東入於海此則南江流逕之故道歷歷敘之但今皆與中江徙流久矣浙江圖考謂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柴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或云自錢鏐築海塘後南江下流既塞而水始湮耳或疑自貴池青陽俱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不知水經注云逕者第是經其縣界豈必穿縣之全境而過乎水道湮徙今古迥異試觀河淮雲

蔓俱非古時景象可知矣。

稷契

問 世本史記俱以稷契爲帝嚳之子。謂帝嚳元妃姜嫄出郊祈子。履巨人迹。心動有孕。爲無人道而生子。故名曰棄。次妃簡狄出浴。因吞燕卵而生契。故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鄭箋與朱子詩集傳並採其說。然先儒多疑之。蘇老泉嚳妃論。力辨其無是事。則引毛傳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所謂履帝武者。即履帝嚳之步武也。其說如何

答 必疑史記之說以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子爲妄誕不經。則

姜嫄本爲禋祀祈子何反棄之且于生民之詩誕置之隘巷平林寒冰云云亦解說不去矣葢神聖之生又爲開基始祖往往有異于常人履跡吞卵之事固無可疑也所可疑者則世本史記以稷契爲帝嚳之子因以姜嫄簡狄爲帝嚳之妃爲大謬耳何者使稷契果與堯同爲帝嚳之子則稷既生而神異又爲嫡嗣帝嚳何以不立稷迨堯爲君孜孜求賢何以不用其兄弟直待舜始舉之耶且堯在位七十載自云耄期倦于勤又二十八載乃殂落史載百有二十四歲則俟舜即位始舉稷而稷爲堯之兄年更當老何獨不倦于勤耶又如

姜嫄果爲帝嚳之妃則或以無人道而生子因欲棄之亦易于處置耳何故置之隘巷平林寒冰至再至三其非后妃舉動不待明者而曉然此皆其種種不可信者嘗觀生民長發之詩追敘始祖所由生祇及姜嫄有娀而不及帝嚳至魯頌閟宮尤欲誇張其事亦祇頌母而不頌父由是言之則姜嫄有娀俱爲當時庶民之婦姜嫄以感異而生子始欲棄之繼復育之因名曰棄亦小民情事之常史言棄爲兒時好種植及爲成人好務耕農亦可見其爲庶民之子故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其非帝嚳之子明矣益舜禹稷契皆非天演之親

也附考各說于左

按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四百歲乃至堯又周禮大司樂以享先妣疏云鄭氏康成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而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後世子孫之妃所謂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鄭解帝武不以爲帝嚳與毛氏異也又譙周謂后稷之父爲微者故不著又張融有云若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矣若果俱爲嚳子則雅頌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曾又何特立姜嫄之廟乎又孔穎達生民

詩疏云傳言生民本后稷者本其初生未有貴位生與民同故以民言之也

附摘顧復初先生書春秋禘祫說後　契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邰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徵之事實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閟宮之詩皆陳姜嫄商頌之長發須有娀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

元妃有娀爲次妃則契稷俱爲帝堯之兄而堯自即位至殂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于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于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

周公方且膺之

問

閟宮戎狄是膺二語乃須僖公之事曷爲言周公乎或據明堂位周公踐阼九夷八蠻六戎五狄隨方各至及魯僖公

嘗從齊桓於召陵伐楚。以爲魯頌此二句。本分貼周公僖公而言。其說然與。

答好辨章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及滅國五十。而後文但云周公兼夷狄。故彼處亦引此詩而云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今此處仍是言周公事。而因舉魯頌二語以明之。猶引憂心悄悄以爲孔子。肆不殄厥慍以爲文王。斷章取義。此孟子說詩之旨也。若謂戎狄是膺。本言周公。荊舒是懲。乃言僖公。則上文議許行爲南蠻鴃舌。何反合僖公事而獨言周公乎